



名流背影（四则）

聂鑫森

“龙票”首领载涛

“龙票”的“票”，是京剧票友之意，而“龙”是指民国初年，清王朝倒台，居于北京的一些王公大臣及其子弟。他们寂寞无聊，从爱听京戏进而直接演唱京剧，形成一个不定期、不定人的自我表演、自我欣赏的戏班子，人称他们为“龙票”。这个戏班子的首领为载涛（1887—1970），乃宣统皇帝的叔叔。

他的胞兄叫载沣（1883年—1952年），满族，爱新觉罗氏，是清末的摄政王，封为醇亲王。同时，他又是宣统皇帝的父亲。“1908年（光绪三十四年）任摄政王，罢免袁世凯”（《辞海》）。但到了武昌起义时，清王朝危机四伏，不得不再次起用袁世凯。载涛于1961年7月所写的《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》一文中，称：“袁世凯既出任内阁总理，于十月十五日（旧历）奉皇太后懿旨，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归藩，不预政事。”当时的禁卫军有一万二千余人，一直由载沣掌握，现在下野

了,便将军权交给胞弟载涛。刘仲敬《民国纪事本末》称:“袁氏组阁,夺载涛军归冯国璋。”

于是,这些显赫的王公、重臣,还有他们的属下及子弟,都丧气地赋闲了。他们得找乐子,看京戏、唱京戏便成了他们的重要娱乐方式。而素有此好的载涛,便成为“龙票”之首。当时京城里著名王府,都设有戏台。“其中载涛家里的戏台别有一番特色。其规模并不算大,位子也并不多,但结构巧妙,建筑精美,特别是这里总有名角登台,引得那帮少年王公贵族子弟闻讯而来。载涛和当时的著名伶人尚小云、郝寿臣、谭叫天、杨小楼、陈德霖、王瑶卿都有来往,他们也常到这里唱戏,或合作演戏”(郑怀义、张建设《京城“龙票”载涛》)。载府里戏装、道具、行头,一应俱全。

载涛倡导全府人人学戏,并人人上台唱戏。同时,经常邀集其他的王公子弟,到府中演出,还外请一些亲朋好友及家属来当观众捧场,并设宴款待。

载涛为唱好戏,曾拜过不少名师。如张淇林,绰号“三宝”,会唱的戏多,尤擅武生。他把架子花脸钱金福,定期请到家里来教戏,前后达三年之久,他后来练就的十分精湛的靠背武生的功夫,就得益于钱金福的口传身授。此外,他还向杨小楼学过武生,向余玉琴学过青衣。因此,载涛虽主攻武生戏,但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都可粉墨登场。尤其猴子戏(饰孙悟空),最为人称道。

武生戏《铁公鸡》,说的是太平天国与清帅向荣交战的故事,载涛饰张家祥。“身穿单袍纱马褂上场。又是一人力敌众将,场场都是凶猛的开打,真刀真枪……他还精心设计动作,表演一丝不苟,闪转腾挪,轻捷利落”(《京城“龙票”载涛》)。饰演孙悟空的戏,则有《安天会》、《闹天空》等。

著名武生演员李万春,在未成大名前,曾拜载涛为师。一出《闹天空》,载涛教了三年,李万春几乎每天都去王府学戏,师徒情谊弥重。

张伯驹《红氍纪梦诗注·所观票友戏》就写到载涛:“亲贵当年旧郡王,贵妃醉酒似余庄芦花荡并安天会,亡国今犹唱隔江。清贝勒郡王銜军咨府大臣载涛,曾从余庄(即余玉琴)学《贵妃醉酒》,从钱金福学《芦花荡》,从张淇林学《安天会》。其府中有戏台,学某戏即传某人到府出演,故所会戏皆地道,清亡而其戏不废也。晚年与予同组京剧社,余曾观其演《芦花荡》一戏。”

张伯驹是具有多方面成就的人,也是著名京剧票友、京剧艺术评论家,他对载涛的评说自然真实可信。而“亡国今犹唱隔江”,典出唐诗“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”,也算是对载涛的一种讥讽。

晚清宫廷女画家缪嘉惠

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中写到1903年,他在西安结识陕西布政使、诗人樊增祥(字樊山),“他正月也要进京,慈禧太后喜欢绘画,宫内有位云南籍的寡妇缪素筠,给太后代笔,吃的是六品俸,他可以在太后面前举荐我,也许能弄个六七品的官衔。”齐白石一生不涉官场,自然是婉辞了。

慈禧太后是个颇好风雅的人,闲时喜欢练习字画。“怡情翰墨,学绘花卉,尝以所作,赐嬖佞大臣,久之,思得一二代笔妇人,仍令各省督抚觅之”(喻血轮《绮情楼杂记·女画家缪太太》)。这位名嘉惠字素筠的女性,云南人,其夫曾在四川做官,后病死,乃重归故里。她善画花鸟,毛笔字亦写得楚楚动人,于是被选送入宫,为慈禧太后代笔。“慈禧召见,面试之,大喜,置诸左右,朝夕不离,并免

其跪拜，月给俸二百金（即二百两白银），于是繆氏遂成为慈禧之清客，外间多以繆太太称之。”

慈禧太后为拉拢亲近大臣，常恩赐一些书画作品，得之者视为殊荣。其实，此中的大部分作品都系繆嘉惠代笔。

在慈禧太后六十寿庆时，她命繆嘉惠着凤冠霞帔穿行于王公眷属之间，满族妇女很少见到这种服饰，“皆为之大笑失声，慈禧亦为之大乐。”

老友野莽曾写过一部《禁宫画像——美国女画家卡尔宫廷闻见录》的书，由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。此中有“宫廷女画师”、“教画”、“寡妇繆嘉惠”等几章，说繆嘉惠生在一个官宦之家，长大后又嫁给了另一个官宦之家，温柔贤淑，知书谄礼，会弹古琴，擅长书画，“丈夫更是把她当作秘书使用，经常从任上带些文稿回家让她抄写，有时还让她起草文章公案。”丈夫病逝后，她带着孩子回到昆明，“先是弹琴卖艺，勉强糊口，后来写字卖画，以此为生。”

进宫后，繆嘉惠深知老佛爷不是一般的学生，她不能以老师自居，同时，又得让老佛爷的字画有所进步，否则会招致不测之祸。慈禧太后喜欢画长寿的仙鹤，她就得体地施教，并让其不觉得有“教”的味道。总之是处处小心，于是很得慈禧太后的欢心。她发觉慈禧太后很欣赏唐代的武则天，于是画《金轮皇帝衮冠临朝图》以献，让老佛爷极为高兴，“当即放下画轴，用手在繆嘉惠女士的脸上轻轻地摸了一下。这当众一摸，使繆嘉惠女士在宫中的地位一升百丈。上至皇后嫔妃，下至太监宫女，见面都称她为繆太太、繆先生、繆师傅。”

慈禧太后死后，繆嘉惠还在隆裕太后身边呆了一段日子。因隆裕太后对书画全无兴趣，最终让她出宫回到昆明。好在当时她的

名声已显，求买字画的人川流不息，可以生活得很矜贵。她买了大宅院，“又用卖画的银子给儿子捐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官，然后在七十七岁的时候，静静地长逝于她满壁书画的卧室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和繆嘉惠同时进官的还有另外一位女画家王韶，号冬青，浙江人。“因为王韶是艺术家的气质，教画就教画，就真把老佛爷当作她的学生，每天布置几张作业，还在老佛爷的画上打分写评语，什么有进步没进步的，弄得老佛爷很不高兴。”王韶也觉得兴味索然，两年后请求放归，老佛爷自然首肯。清高自许的王韶，出官后过得很潦倒，贫困抑郁，“就自杀了，死前把画的画全烧了”（《禁宫画像》）。

为赛金花题写墓碑

齐白石的弟子张次溪，在《齐白石的一生》一书中，专设一文《陶然亭觅圻》，谈到老人为赛金花题写墓碑之事。

“1942年，齐白石八十二岁。前六年，1936年丙子的冬天，赛金花病逝，我倡议为之营葬于陶然亭畔，并请他代写墓碑。隔不多久，他给我来信，说：‘赛金花之墓碑，已为书好，可来取去。且有一画为赠，作为奠资也，并欲请转交去。’”

赛金花何许人也？她生于1872年，卒于1936年。原名傅彩云，又名富彩云、傅玉莲、赵灵飞，还称赛二爷，江苏盐城人。早年家境贫寒，被卖为妓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状元洪钧纳之为妾，同年她随夫出使欧洲。回国后不久，洪钧病逝，她乃在上海重操旧业，改名曹梦兰；后又至天津，易名赛金花。“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八国联军入侵时，居北京，与当时旅欧旧交、德军总司令瓦德西有过接触，劝其勿滥掠夺。时人称其与吴佩孚、齐白

石为‘燕山三怪’。赛病逝，齐白石为其书墓碑，并赠一画以为奠资。齐由此而引发为自己经营生圻之念“（《齐白石辞典》）”。

上海的掌故大王郑逸梅，曾撰《赛金花认识的名流》一文，此中说：“张次溪拟在冢前树立一碑，请松岑撰文，松岑说：‘我文恐有砭语，是否合适，请酌之。’结果由杨云史（圻）撰写。”松岑，即金松岑，任过太湖水利局局长，因水利事宜到京开会，有人邀他去访晚年的赛金花，他婉辞说：“只有老名士，哪有老美女，还是算了吧。”几年后，赛金花逝去，金松岑与她无一面之缘，故不肯撰文，其实是看不起这个人。杨云史与齐白石是熟谙的朋友，由他写赛金花的碑文，一般是刻在墓碑的背面。齐白石为碑正面写的是“赛金花之墓”？还是别的文字？所有相关资料都没有说，齐白石也没有说。

郑逸梅在文中还说：“赛晚年在北平，生活艰苦，刘半农曾去慰问她，谈了许多过去的事，半农为她写了一个年谱，但赛自述，有失实处，年谱也就不可靠了。”

刘半农也是齐白石的朋友，他对赛金花深表同情，才会不惜以名教授、名诗人的身份去为赛撰写年谱。张次溪、杨云史、刘半农等弟子、友人，都对赛充满怜悯情怀，故老人为赛题写墓碑，也就顺理成章。

后来，因张次溪离京南行，主葬人换了别人，齐白石题写的墓碑原稿没有刻上去。但因张次溪倡导为赛金花营葬陶然亭附近，促使齐白石萌生也要在此处觅一生圻的想法。生圻者，即生前安置好的死后葬地。齐白石在致张次溪的信中说：“闻灵飞（注：即赛金花）得葬陶然亭侧，乃弟等为办到，吾久欲营生圻，弟可为代办一穴否？如办到，则感甚！有友人说，死邻香冢，恐人笑骂。予曰，予愿只在此，惟恐办不到，说长论短，吾不闻也。”

因张次溪远行，没法办理此事，到1941年底，张次溪回京探亲。在拜访齐白石时，老人又重提此事。张次溪赶快去办理，并确定了位置。齐白石在张次溪的引导下，带着继室胡宝珠、五子齐良已，去与主管人慈安见面，并察看了墓地。“看这墓地，高敞向阳，苇塘围绕，和陶然亭及香冢，恰巧是个三角形，确是一块佳域，就定议了”（《陶然亭觅圻》）。齐白石很满意，送了慈安一百块钱，画了一幅《达摩面壁图》、写了“江亭”两字的横额相赠。为此事，齐白石还填了一首《西江月》的词：“四十年来重到，三千里外重游。发衰无可白盈头，朱棹碧栏依旧。城郭未非鹤语，菰蒲无际烟浮。西山犹在不须愁，何用泪沾衫袖。”

因种种原因，齐白石1957年逝世后，并未葬于陶然亭附近，而是“移灵西郊魏公村湖南公墓安葬，与继室胡宝珠合墓”（禹尚良、罗茜《齐白石年谱长编》）。

齐白石与周汝昌

著名红学家周汝昌，出生于1918年，为声震海内外的《红楼梦》研究大家，著述甚多。他与丹青巨匠齐白石，虽都栖居北京多年，两人似乎没有打过什么直接的交道。但因收集、整理、研究《红楼梦》及作者曹雪芹的资料，他对早已过世的齐白石，生发出别有的亲切与敬意。

这件事与张次溪有关。

张次溪之父张篁溪，与齐白石同受业于王闿运门下。张次溪系齐白石的学生，《白石老人自述》的整理、出版者，同时他对北京的民俗、掌故、史乘颇有研究，家中藏书丰富。

周汝昌与张次溪认识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界筹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盛典之际，尔后，张次溪到周家叩访。周在所著

《北斗京华·北京生活五十年漫忆》一书中，收入《张次溪》一文。“他一开始就诉说，他收藏曹雪芹的史料，情愿付我运用。”于是，周汝昌“为此到烂面胡同去回拜。其住宅很好寻见，大门上高悬一匾，是叶恭绰所书‘张文烈公故居’几个大字（张先生是明代名臣之裔）。 ”

在张家，周汝昌获见了敦诚挽曹雪芹诗的原抄本《鹤鹑庵杂记》；以后，又见到了几件涉及“红”、“曹”的文物，一件是清道光年代木刻版本朱色印的《红楼梦》升官图，“很早的红楼人物全份的香烟片”（附在香烟盒内的画片）。

周汝昌在文中写道：“但张先生的贡献并不在此，他的贡献还有两件重要的事，即他与齐白石老人有师生谊，听齐老转述了曹雪芹的事迹；一是民国辛未年，白石曾亲访崇文门外卧佛寺，雪芹贫极时曾借寓于寺内，白石因绘《红楼梦断图》小横卷，左为寺门掩映，右有残月半天，并题一绝句云：‘风枝露叶向疏栏，梦断红楼月半残。举火称奇居冷巷，寺门萧瑟短檠寒。’张先生送给一张小照片，是原画失后另一名家补给的。二是白石到西安，与诗家樊樊山等晤谈，谈及《红楼》。座中适有一友，为满族旗籍，遂接言雪芹轶事，说他行二，原配早亡，后来与表妹李氏结褵。张先生曾著《齐白石传》，中亦记有此事。”

齐白石所作的《红楼梦断图》，画的是曹雪芹曾寄住过的卧佛寺，以及他亲闻的曹雪芹婚姻状况，对于红学家周汝昌来说，当然

弥足珍贵。

民国辛未年为1931年。“那年夏天，他（齐白石）在我家张园，住了些日子。……附近有万柳堂、夕照寺、卧佛寺等名胜，他同先君及我，都曾去游览过。……卧佛寺，相传《红楼梦》著者曹雪芹在家道中落之后，一度在那里住过，大概在迁居京西香山的前几年。他慨叹曹雪芹的身世，曾经根据我作的诗，画了一幅《红楼梦断图》”（张次溪《齐白石的一生》）。齐白石将此画送给了张次溪，可惜后来不慎丢失了。齐白石的第五子齐良已，也是个画家，默想其父的构图和笔意，为张次溪依原样补画了一幅，原题的诗和跋语照录于上。张次溪送给周汝昌的画照，就是拍的这幅画。

张次溪也为这幅《红楼梦断图》向名家征题，周汝昌写了《题白石梦断图》的自度曲：“几片行云，一角焦檐，丹雘便出层楼。虫鱼惯见，谁知老笔此风流。满帽西风，多情问古，巷冷记寻游。沙窝路，何许雪旌霜钥，对琉璃佛火不胜秋。瞿昙示倦，槐柯卧影，此间曾系虚舟。红豆通辞，黄车托体，当时意兴岂闲愁。丽年已新周命，看文星光焰，惊动十洲。思巨手，更三毫上颊，传神写石头。”

周汝昌既写了此图的概貌，更倾注了对齐白石的赞颂、钦佩之情。

在《张次溪》一文的结尾，周汝昌又作“诗曰：木架存书尚满堂，鹤鹑杂记字微伤。亲传白石诗书画，萧寺寒檠月半床。”

〔责任编辑 廉梦〕